

女人的
秘密生活

苏更生



女人的秘密生活

苏更生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女人的秘密生活/苏更生著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3
ISBN 978-7-02-017785-1

I. ①女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（2023）第031656号

责任编辑 徐晨亮 孟小书

责任印制 宋佳月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2千字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 12

版 次 2023年4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23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7785-1

定 价 5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-65233595

周子密坐在出租车后，看着车窗外的贵州。这个陌生的地方，虽说也是城市，但刚路过熙攘的街道，路边拥挤的菜市场，随时铺在地上的蔬菜和挑着满担子蔬菜的老人，这一切都让她觉得陌生。她怎么突然从上海到了这种地方呢？

她一时恍神，想起自己是来领父亲的骨灰盒。

骨灰盒就在金子珍的怀里，她坐在前排。子密又一时恍神，子珍是她姐姐，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。她前天得知父亲的死讯，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给她，让她来贵州把父亲接回家。子密二十九岁，这是她第一次处理死亡，也是她第一次听到父亲的名字。她有些生气，自幼没见过父亲，死了还要让她来这个陌生的地方接他回家。她本不想来，但电话那头说父亲立了遗嘱，有一套在上海的房产，留给她们姐妹。子密想，父亲可以不要，但房产还是挺值得跑一趟的。能说出她有同父异母的姐妹，起码不是诈骗。当刘叔叔递过骨灰盒时，

子密下意识地退了一步。她是来拿遗产的，但是父亲……算了吧。

子珍把骨灰盒抱在怀里。她今年就要满三十岁，这是和父亲贴得最近的时刻。她也是前天接到了刘叔叔的电话，消失多年的父亲出现了，竟然已经死在贵州。她一时不解，他一个上海人在贵州干什么？天知道。

昨晚在酒店门口，子密第一次见到子珍，一眼就认出她来。两人都是卷发，但除此之外她们并不相似。子密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卷发是这样来的。

当时子珍站在门口张望，她个头娇小，卷发蓬松，发尾系了两股小辫子，穿着件杏白色羊毛大衣，踮脚张望，透出一股伶俐活泼。子密上前打招呼，她身材高挑，穿黑色大衣，短发，白白净净一张脸，又是杏仁眼，实在是漂亮。

子珍犹豫着问：“你是子密吗？”

子密说：“你好，我叫周子密。”

两人同父异母，但并不同姓。金子珍虽是姐姐，但她个头矮，此刻她一脸无措，像是柔弱少女。子密神色冷清，手臂上挂着一个大包，沉甸甸的，不知道装了什么。

子珍没觉察到子密的冷淡。她也是第一次见到子密。今天太累了，她赶了一天路，来到这个陌生又寒冷的城市，名义上的“妹妹”出现，还是好像有了依靠。

子珍柔声说：“太好了，你终于来了。”

子密看着子珍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，没有说话。

子珍接着说：“我们一起吃饭吧？刘叔叔说等会儿来接我们去爸爸住的地方。”

子密听到“爸爸”这两个字，心里别扭。这两天“爸爸”出现的频率比她这辈子听到的都多。子密把包挽到肩上，“不了，我还要开会，走的时候叫我就行。”她径直走到宾馆大堂坐下，从包里掏出电脑，戴上耳机，工作起来。看她这样子，好像只是出差，而不是来异乡处理父亲的后事。

她的确像是办公事，这两天和子珍一起去父亲生前的房子里收拾东西，退租，领死亡证明——上面写着死于车祸，意外身亡。子密没多看一眼，她办事利索，子珍跟在她身后，心里庆幸，要是这趟没有子密，自己可办不好这些事。但即便子密能干，子珍也觉得她很讨厌，一副清高冷漠的样子，怕谁要跟她认亲戚吗？

子密订了今天最早的航班回上海，说要赶回去开早会，子珍赶忙说要一起。她们打了辆出租车，到了机场，子珍抱着骨灰盒先下车，站在车外等着。

子密看了她一眼，知道她不想付车费。

子密和这个“姐姐”才相处两天，就知道她是个名副

其实的精刮的上海女人。打车时先下车，吃饭最后放筷子。即便是给父亲选骨灰盒，也只是挑了最便宜的那款。子密心里烦躁，但也无计可施，等到上海卖了房，就绝不再与她打交道。

子珍抱着骨灰盒进机场，子密跟在后面。安检员拦住子珍，说骨灰盒不能这样带上飞机。她骤然被拦住，又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态，无辜地望着安检员，“那我要怎么办呀？”

子密站在她身后撇嘴，这个“姐姐”除了楚楚可怜，还会做什么？这两天都是她来办手续，子珍跟在身后不吭声，现在她故意站在后面不动，看看子珍到底能怎么办。

安检员看到子珍站在原地蹙眉求助，但后面排队的人拥上来，他一时顾不过来。子珍只能傻乎乎站在一旁，子密叹了口气，自己过了安检，去卖土特产的店里买了个纸袋，折回来找子珍，她说：“用这个包起来吧，包起来就行了。”子珍连忙把父亲的骨灰盒装进酸辣牛肉酱的纸袋，安检员这才放她进去。

两人过了安检，子密径直进了头等舱的休息厅。子珍愣在原处，自己买的经济舱，这可怎么办？子密压根没提过自己订的是头等舱，走进休息厅时甚至没有回头。子珍愤愤，有钱有什么了不起。她拎着爸爸的骨灰盒，慢慢走到候机大厅。

子珍和子密相处了两天，知道她是有钱人。见到她的第一眼，拎的名牌包，穿的羊绒大衣，看不出牌子，但价格肯定不菲，加上她不停接电话那个样子，就知道她忙碌且有钱，钱还全是自己赚的，更可气了。

子珍提着爸爸的骨灰盒走上飞机，经过头等舱，看到子密已经戴上眼罩睡觉。她原本想把骨灰盒放在子密的行李架上，后面有人催促，她来不及叫醒子密，只好走到经济舱。经济舱里的行李架已经被塞满，她只能抱着骨灰盒。起飞前，空姐过来让子珍把东西放在前排座椅下方，她巴望向空姐，说：“我……”空姐说完就走，忙着检查，没时间听她解释。子珍不能明说这是骨灰盒，又不能真把爸爸放到座椅下，只能偷偷用大衣盖住怀里的骨灰盒，假装睡觉。金子珍闭着眼睛骂子密，为什么她不拿骨灰盒呢，明明坐在头等舱，那么宽敞，真自私。

她叹了口气，只恨自己无用，三十岁了，只是个专柜店员。虽说是奢侈品销售，在上海南京西路最繁华的商场里的贝格丽门店上班，但也只是个普通店员，连店长都没能做上。别人都以为在奢侈品店上班多舒服，薪水也高，但能高到哪里去呢？子珍每个月的薪水到手一万块钱，交完房租就不剩多少。幸好这次父亲把房子留给她们，子珍这才松了口气，起码以后不用交房租了吧？

这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，此刻父亲就在子珍的怀里。她不敢动，在她的腿和肚子之间，这个木头盒子里，就是她的父亲。子珍把手伸到大衣下，骨灰盒上的漆光滑又温润，抱得太久有了温度。子珍觉得自己想哭，但流不出眼泪。她十几年没见过父亲了，甚至都不知道那套和奶奶住过的房子还没有卖掉。这次他总算做了回人，留了遗产。只是父亲的遗嘱里写，留给子珍、子密和子熙，并不是只留给她。她很小就知道自己有两个妹妹。父亲结了三次婚，生了三个女儿，她是长女，其他两位，子密此刻坐在头等舱里，至于子熙，她不知道她在哪里。

她睁开眼，父亲死亡带来的悲伤已结，她必须开始思考房子的事。

现在最大的麻烦是房子的去留。子珍的租房合同只有半个月就到期。她本打算搬到男友大秦家住。两人恋爱半年，同居也算合理，大秦租的房子在石门二弄，离她上班的地方也近。子珍偶尔在那过夜，明里暗里说了几次房子租约快到期，大秦没认真接话。她想这下好了，问题解决了，搬回自己家，爸爸的死算是解了燃眉之急。只是子密肯定不同意，看她那个架势，只想卖掉房子分钱。子珍心里盘算，怎样才能让子密暂时不卖房呢？她也并不是不想卖，等她和大秦结婚，再卖掉也不迟呀。她心想毕竟子密看上去也不缺这点钱吧。

子珍算得不对。这套房虽然小，只有五十八平方米，标准的两室户，可地段绝佳，在法租界边上的工人新村。这是爸爸当大学老师时分的房子。当年不值钱，但是此时，2016年，上海的房价已高到连上海人都买不起了，内环的两室户，起码价值七百万。

子密躺在头等舱的座椅上，虽然戴着眼罩，但根本睡不着，她也在想房子。得知小区名后，她迅速查了价格，知道贵州之行不亏。她突然收到了遗产，要不要告诉妈妈呢？他们离婚后，妈妈带着她回到四川，连带着她的户口也转回了四川。打她记事就只知道自己和外公外婆住在乐山。至于上海或爸爸，是家中禁忌，绝对不会有人提起。直到她十八岁考上大学，才真正第一次到了上海。

子密算了算，来上海也十年多了，竟然住了这么久。大学毕业，两位师兄拉她创业，她进了正旬广告。一晃七年，公司发展不错，从十多个人变成了一百多人。她目前的职位是创意总监，离合伙人还差一步。为了上班方便，她租了公司附近的公寓，月租两万五。工作实在太忙，她很少有时间回家。空空荡荡的公寓里连一副碗筷都没有——她不需要买碗筷，她只需要说服老板让自己成为合伙人而已。

刚才戴上眼罩前，她看到子珍提着骨灰盒过来，酸辣牛肉酱的包装袋实在刺眼。她想了片刻，要不要接过来。但……

那是子珍的父亲，不是她的父亲。在她心里父亲是一块巨大的空白，突然要把他的骨灰盒放在身边，这太奇怪了。子密可以接受突如其来的遗产，但骨灰还是算了。遗产当然有用，但一个消失了快三十年的父亲，有什么用？

子密听外公外婆提起过自己有个姐姐，妹妹却是第一次听说。但那个叫子熙的妹妹这次没有出现。她在哪儿呢？年纪多大？子密全然不知。刘叔叔似乎也不太想说。子密对子珍这个姐姐没有好感，对妹妹也没好奇心。她自幼好强，在学校里成绩优秀，在公司里是最年轻的总监。不到三十岁，年薪近百万。她要姐妹有什么用？

飞机抵达上海，子密没有起身，等子珍一起下飞机。方才她假装睡觉，肯定让子珍不高兴。子珍的确不高兴，但在飞机落地前，她已拿定主意，绝对不能让子密卖房。落地前她迅速补了个妆。子密见她神采奕奕地走过来，甚至亲昵地笑了笑，心中奇怪，不是爸爸刚去世吗，为什么这么高兴？

子珍见子密不动，问：“不走吗？”

两人一同走出廊桥，又回到上海。

子珍兴冲冲走在前面，手中的骨灰盒也拎得牢牢的。子密落在子珍身后，她追了几步，问：“我们什么时候去卖房子？”

子珍一听这句话，像是突然得到惊人消息，转过头来，夸张地说：“哈？我们要卖房吗？”

子密见她又是这副样子，瞪着圆眼睛假装懵懂，瞬间弄清了子珍的把戏。子密心想，来这套，那就顺着你的话说，“对呢，遗嘱里不是说了，房子留给我们三个人，肯定是要卖了分的呀。”子密也假装无辜起来，示意这是父亲的遗嘱，并不是她想卖房。

子珍见子密故意模仿自己，心里窝火，推说：“可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子熙在哪里呀？起码也要和她有个商量呀。”

这话倒没错，让子密犯难，卖房天经地义，虽然她们是姐妹，但从未见过，谁也不认识谁，不卖房分钱还能干什么呢？她琢磨子珍到底是什么意思，难道想独吞？子密杏眼盯着子珍，把问题抛回去：“那你觉得怎么办才好？”

子珍叹了口气，“我们还是先找到子熙吧。”又把问题推回原点。谁知道子熙现在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呢？等她搬进爸爸的房子，到时候子密想要卖房就难了。

子密笑了笑，这个姐姐果然说话滴水不漏。她迅速在脑中盘算怎么能立即把房卖掉。两人脸上都挂着微笑，心里却都在骂着对方。

子珍掏出手机看了看，“哎呀，时间到了，我男朋友要来接我了，需要顺路送你吗？”上飞机前看到子密走进头等

舱的休息室，子珍立即打电话给大秦，让他来机场接自己。大秦是个富二代，开着一台玛莎拉蒂，这才是重点。

子密一时没察觉她的心思，只说：“那倒不用，我的车放在停车场，要自己开回去。”

子珍千算万算，没算到子密之前来机场时自己开了车，她未能洗掉经济舱之辱，不甘心，“那你自己开车注意安全哦，还好我男朋友来接我呢。”

子密这才明白，她这是炫耀有男人来接。她懒得接话头，“周末房子那儿见吧。”

子珍见子密走远，纳闷大秦怎么还没来。她站在机场到达大厅的门口等了十几分钟，大秦不仅没来，还不接电话。她心想还好子密走了，不然此刻丢脸的就是自己。子密开了车从停车场出来，回想刚才子珍说的那几句话，心里觉得好笑：她果然沉不住气，坐了经济舱，立即要拉男人出来给自己撑场面。她一时好奇，下了高速折返机场，开回了到达大厅出口。她见子珍一个人站在那儿左顾右盼，撇了撇嘴，原来男朋友也不够殷勤啊。

子密踩了一脚油门，直接离开了机场。

上海的四月天阴雨蒙蒙，空气里能拎出水来，潮乎乎的，但气温还是回升了，厚大衣穿不住。子密从贵州回来一周了，今天周六，她先来公司开早会，敲定一份男士化妆品公司的提案。这品牌是公司的大客户，要是提案能过，签下今年的“年框”广告，公司立即有了大额进账。四个创意小组加班了三周，日夜赶工，才做出了几份方案。

子密故意没有参与前期提案的制作，等今天开会推翻它们。

她喜欢广告公司的工作，高强度、高速度、高收入。人必须铆足了劲，才能继续待在这里。子密工作七年，同事来来去去，一直能留在这里的人，都是最聪明、最抗压、最能加班的。那些情绪化、身体不好的人早已被淘汰。现在公司一共四个总监，子密是其中之一。这些年的职场经验告诉子密，要是不想被淘汰，就得主动淘汰别人。这一次，她要淘汰其他总监，成为合伙人。

子密知道老板大宇要来，早早到了会议室。人陆续到齐，大宇坐在会议桌尾。早上九点整，PPT投影在白墙上，熬了几个通宵的创意总监们红着眼，轮流讲解方案。子密冷眼看着，不出所料，同事们做出的都是合格且平庸的创意，无非是“对男友好一点”“男士精致生活，从脸开始”这样的大路货。他们讲完，大宇面无表情，对子密扬扬下巴，示意她说说看法。

子密这才站起来，对大家提问：“男士护肤品从来就是广告界的难题。虽然买男士护肤品的人不少，但为什么没有好的男士护肤品广告？”她自问自答，“因为男士护肤品的消费者虽然是男性，但给他们买护肤品的人，却是女人。也就是说男士护肤品广告的受众，并不是男人。”

大宇看她一眼，“不要解释，给结论。”

子密不慌不忙，“那女人给男人买护肤品的理由是什么呢？”

一个同事试探，“对自己的男朋友好一点？”

子密笑说：“不是这样，是因为男人提出了要求，他需要护肤品。如果女朋友不给他们买，他们就会偷偷用女朋友的护肤品。”

会议室里有几个小姑娘偷笑，看来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

大宇点头，他已然会意，这个看似开玩笑的话，是对用

户心理的极佳的洞察。

子密看到会议室里气氛松快了许多，大宇的脸也不再紧绷，知道自己做对了。于是子密让创意组的同事重新做方案，用“给男朋友买男士护肤品，让他别偷用你的”这个概念重做方案，这两天赶出来。子密刚离开会议室，同事们就露出古怪的神色，嘴上抱怨，干吗不早说呢，非要等到写完才改，周末又完蛋了。子密路过玻璃墙，看到了面色阴沉的同事们。子密来公司的第一天就知道，她不是来讨人喜欢的，她是来赚钱的。

上周她和老板谈过升合伙人的事，大宇不置可否。这次提案，她故意没有参与，让别人先做，自己再推翻重来。这样一来自己有多重要，大宇也心知肚明。这做法虽然让同事反感，但要是这点算计都没有，她怎么在职场混？

子密到茶水间接了杯水，望着窗外的雨，淅沥沥的，快要停了。人们收起伞，走到街面上。子密当然喜欢上海，她来了就不想走，她喜欢这个城市，上海才是真正的大都会。这里有最美的街道、最好的咖啡馆、最洋气的法国梧桐树，阿姨爷叔打扮得有腔调，接孙子孙女放学后，顺路去吃下午茶，时髦和市井生活融为一体，世界上哪还有这么好的地方？她大学毕业留在这里，不肯离开。她喜欢看上海马路上时髦的女孩，她们精致、讲究，挺直了腰背施施然走在路上，

引得路人侧目。这是个对女人友好的地方，她真喜欢这里。子密看了看表，下午约的两个人不会迟到吧？她最讨厌别人迟到。

子珍这几天也没闲着。她用光了年假，马不停蹄地带着父亲的死亡证明、房产证和户口簿做公证。爷爷奶奶早已过世，父亲也已和母亲离异，户口簿上只剩自己薄薄一页。公证手续办完，只等今天在房管所更名，房子就能过到自己名下。子珍看起来娇滴滴的，但脑子不笨。只要她抢先过户房产，子密就没办法卖房。

刚才坐在房管所大厅，隔着玻璃窗，办事员低头翻了几页资料，嗒嗒盖上公章。父亲的死亡证明被盖上红戳的那瞬间，子珍打了个寒战。办事员麻利地递出收据——七个工作日后，来领新的房产证。子珍回过神来，小心翼翼地把收据放进了皮包的内袋。

街上下起了雨，子珍忘了带伞，慌忙跑到公交车站里等车。她约了子密，今天下午一道去收房。回上海这几天，她忙着办手续，连房都没去看。那套房子在靖江路78号的工人新村。子珍是在这房子里长大的，和奶奶一起住，直到九岁那年，被父亲接走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父亲消失后，子珍以为房子早就被卖了。她回想起那套房子，六楼的两室户，父亲住一间，她和奶奶住一间。小时候每天早上起来，